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编写

幼儿园教师教育丛书



幼儿园

语言教育与活动设计

许卓娅 / 主编 张玉敏 / 编著



長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幼儿园语言教育与活动设计 / 张玉敏编著. — 长春: 长春出版社, 2013.8

(幼儿园教师教育丛书 / 许卓娅主编)

ISBN 978-7-5445-3020-0

I. ①幼… II. ①张… III. ①语言教学-学前教育-教学参考资料 IV. ①G6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8317 号

幼儿园语言教育与活动设计

编 著: 张玉敏

责任编辑: 齐秀娟

封面设计: 庄宝仁

出版发行: 长春出版社

总编室电话: 0431-88563443

发行部电话: 0431-88561180

邮购零售电话: 0431-88561177

地 址: 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 130061

网 址: www.cccbs.net

制 版: 渲彩工作室

印 刷: 吉林省吉育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8 千字

印 张: 16.7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5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431-81877777

前 言

本套教材的宗旨在于力争将这些年来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些理论理想落实到教师的具体教育教学的行为中,将这些年来幼儿园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些实际经验与理论理想相互衔接成为一体。

在本教材中,我们重点要体现的理论理想有:

1. 将学科或领域教学全面整合于促进幼儿学科或领域知识技能、社会情感和学习品质全面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下。

2. 将以上全面发展的教育贯穿渗透于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之中。

3. 用“学以致用”的原则统领学科或领域之间的自然整合,并使学科或领域的知识技能自然应用于幼儿的真实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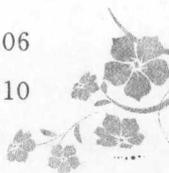
4. 将观察模仿学习、探究创造学习、问题解决学习和反思批判学习和谐结合,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

5. 将说理和案例自然结合,帮助在职学习者更好地学以致用。

我们的教育信念和相关的实践经验,都已经体现在这套教材的整体结构以及其中的说理和案例之中,希望学习者不但能够反复对照理论和案例来理解教材中的观点,而且还同时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和独立思考来验证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

目 录

第一章 概 述	1
第一节 语言教育与儿童发展	1
第二节 儿童语言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	3
第三节 全语言教育的理论基础	5
第四节 全语言教育的原则与实践	9
第二章 幼儿园语言教育目标	15
第一节 幼儿园语言教育目标	15
第二节 在全语言理念下实现语言教育目标	22
第三章 幼儿园谈话活动	40
第一节 谈话活动的基本知识	40
第二节 谈话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43
第三节 谈话活动的实施要点	46
第四节 全语言视野下的谈话活动实例库	49
第四章 幼儿园讲述活动	70
第一节 讲述活动的基本知识	70
第二节 讲述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75
第三节 全语言视野下的讲述活动实例库	78
第五章 幼儿园听说游戏活动	106
第一节 听说游戏活动的基本知识	106
第二节 听说游戏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110





第三节	全语言视野下的听说游戏活动实例库	113
第六章	幼儿园文学活动	131
第一节	文学活动的基本知识	131
第二节	文学活动的组织与实施	138
第三节	文学活动的指导要点	145
第四节	全语言视野下的文学欣赏活动实例库	150
第七章	幼儿园早期阅读活动	189
第一节	早期阅读活动的基本知识	190
第二节	早期阅读活动的步骤	196
第三节	全语言视野下的早期阅读活动实例库	200
附 录	250
主要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58

第一章 概述

第一节 语言教育与儿童发展

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特别是口语发展的重要时期。幼儿语言的发展贯穿于各个领域,也对其他领域的学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幼儿在运用语言进行交流的同时,也在发展着人际交往能力、理解他人和判断交往情境的能力、组织自己思想的能力。通过语言获取信息,幼儿的学习逐步超越个体的直接感知。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语言发展一直是世界各国儿童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但是语言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语言能力的提高,它和儿童的认知发展、社会性发展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①

在心理学史上,语言与认知发展的关系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皮亚杰曾提出过语言与认知发展相互作用的观点:一方面,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决定语言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语言一旦被个体理解和掌握,就会作为一种心理表征符号对认知发展起推动和加速作用。维果茨基也曾指出,语言对幼儿的思维活动起指导和调节作用:当儿童面临要求意识活动和反映活动的困难时,自我中心言语便会突然增强。如今,语言学习对认知发展的作用已为众多研究所证实。^② 迈克·坎迪利斯等在对学习人工语言时大脑活动的特点研究发现,学习前和学习后大脑对新词汇的加工有显著差异。有研究者发现,语调学习会激活左脑 BA42 和右脑 BA44 区,从而使大脑皮层重新进行组织。诸多研究表明,脑功能的可塑性是语言学习的基础,也是改进和完善认知功能的基础。

① 华希颖. 幼儿园全语言课程建构的叙事研究[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1-3.

② 彭聃龄,陈宝国. 汉语儿童语言发展与促进[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325.





儿童语言发展与社会性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众所周知,观点采择是社会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观点采择能力较强的儿童对涵盖社会文化观念的阅读材料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书中人物的不同立场、人物的行为和动机,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人物的个性及故事情节。很多学者还对阅读理解能力与儿童移情能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移情能力较强的儿童更能体验作品人物的情绪、情感,对文本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而阅读理解能力也同时会影响儿童移情能力的发展,尤其是对叙事性文本的理解会大大促进移情能力的发展。一项有关文本体裁与读者社会能力关系的研究发现:叙事性、想象性文本(小说、戏剧、诗歌)的阅读量和移情能力呈正相关,对这些文本的阅读可以提高并维持他们的社会推断能力;而非想象性文本(说明文、议论文)的阅读量和移情能力呈负相关,并且对解释说明性文本的大量阅读会削弱他们的社会技能。

语言发展不仅与儿童的观点采择能力、移情能力、道德认知等社会认知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也影响着儿童社会性关系、社会性行为、社会性情感以及自我意识的发展。有关亲子关系与阅读之间相互作用的大量研究表明,亲子关系中亲子依恋的水平、依恋图式和类型等对儿童阅读及学业成绩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理论认为,依恋图式能影响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心理认同过程;而对小说中人物及人物关系的理解体现出读者的内部工作模式,这种模式就是从读者早期依恋经验和其他成长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此外,亲子关系中的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儿童的阅读过程。一些研究发现,不同依恋类型的人对阅读文本的反应存在显著不同,安全依恋比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对故事有更强烈的情感反应,对主要角色更能产生移情;不安全依恋的读者利用文本增强自我意识和促进自我改变的能力弱于安全依恋的读者。

国外学者还对同伴关系与阅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进行了很多研究。一项有关六年级儿童的学业价值观、同伴价值观和社会偏好的研究表明,无论同伴价值观和经济地位怎样,同伴地位的总体得分与阅读成绩呈显著相关,而且阅读成绩与同伴威信也呈现出显著相关。

儿童语言发展与社会性行为之间也是有联系的。国外一些研究证明,从阅读困难儿童中可以预测其攻击性行为。一项持续6年的追踪研究显示,儿童读写能力与攻击性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而且此种相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

很多研究还发现,儿童在小学初期的攻击性行为可以预测小学后期和中学阶段的语文(阅读)成绩。此外,语言发展与社会技能及行为的关系还得到神经心理科学的研究支持。其中,阅读文本中的语言,尤其是行为方面的词语(如跑、跳、踢、说、笑等)激活了与这些词语相应的身体运动时对应的脑区,尤其是那些做出

激烈行为时所体现的相关身体部位的脑区。而这类脑区的激活有利于儿童社会技能及动作技能的发展。

在日常生活中,儿童语言发展的水平会影响其社会交往的质量。两三岁左右的孩子时常和同伴发生冲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还不太会用言语,而倾向于用动作与他人交往。从语言教育的角度出发,成人可以引导孩子学习用简单的话语说出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并用它来调节自己的行为。当幼儿不断通过语言达到良好的个人或社会调节时,对其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会带来积极的影响。

综上所述,语言发展与人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儿童语言教育一直都是幼儿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哪个国家的幼儿教育,语言教育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儿童语言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程

过去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现在一样,如此专注于幼儿的阅读和书写成就,以及教室里的阅读和书写教学。

——迈克吉(McGee)

一、20世纪早期的儿童语言教育模式

20世纪早期,受心理学家格塞尔等人的成熟发展理论影响,人们相信应该等到幼儿生理及心理发展自然成熟,儿童已掌握必备的学习技巧时,才能进行正式的语言教学。所以,当儿童在六岁半左右,其听觉、视觉辨别能力、大肌肉动作和手眼协调等能力均做好准备之时,语言教育方可开始。如1925年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Reading)提出“阅读准备观”,认为0—6岁学前阶段是“为读写做准备的时期”。与此种教育观相一致,其相应的语言教育被称之为“传统保育学校课程模式”。持这种观念的人们相信后天的教育只能影响儿童语言发展成熟的速度,因此在儿童语言学习中的作用是次要和辅助性的。

随着行为主义思潮的日渐盛行,强调后天环境作用的“教养说”与“天性说”引发了对儿童语言教学的持续争论。行为主义教育者认为在早期阅读学习中掌握“拼写—发音”和“字母—发音”的关系是儿童构建阅读能力的基础。因此,他们主张在阅读教学的早期阶段集中、系统地教授儿童学习字母和读音的关系。行为主义教育者认为,直接、系统地教儿童学习从字母到读音,从读音到单词的解码可以使单词与每个儿童的口语词汇匹配。一旦儿童掌握了解码,借助对单词意义和口





语的知识,儿童就会从书面印刷文字中获得意义。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理论家杜威的语言观与其工具哲学思想相一致,认为语言是社会交往的工具和手段,借助语言的中介作用,人们才能够将社会生活经验的“目的”和“手段”进行有机整合。可以看出,杜威的语言观虽有其工具哲学的个人色彩,但他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语言封闭的自然形式特征,更加重视语言的社会功能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在语言教育方面,杜威从“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长”的理念出发,认为对儿童进行语言教育就是要帮助儿童了解生活中事物和情境的意义,理解事物与情境之间的关系。在让儿童用语言对生活中的事件描述和表达的过程中,儿童不断习得新的词汇及表达方式,并丰富和协调生活经验。此时,语言不仅是参与社会活动的工具,同时也是促进其思维、理智发展,培养情感的工具。儿童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为具有社会性的独特个体。

可以看出,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的儿童语言教育,受到儿童心理学中的成熟论、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理论及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共同影响。但由于行为主义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更为深入、自觉,而代表当时语言学发展方向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更以其作为心理学基础,再加之一大批行为主义教育者在教学实践中发展出一套成熟的拼音教学法,这一切使得以行为主义为基础的儿童语言教育课程模式(即直接教授课程模式)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对西方国家儿童语言教育实践的影响最大。

二、20世纪中后期的儿童语言教育模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儿童语言教育界发生了一个重大改变,幼儿开始被认为会从个体经验中建构自己的语言知识。相互作用论(interactionist)认为,语言的发展基于先天因素与后天环境的相互影响。教学活动设计者把相互作用论的观点进一步推演为建构主义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y),并相信社会和环境的互动有助于幼儿创造内在知识。皮亚杰把这种互动关系称之为同化、顺应及平衡的过程;维果茨基的社会建构理论(social constructivist theory)则强调语言和社会性分享的重要性。

1969~1989年,美国曾对68位接受过“开端计划”(Project Head Start)中不同课程模式教育的3~4岁贫困家庭儿童进行了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该研究在1997年最终发布的报告表明:“与过分强调儿童中心或教师权威的传统保育学校课程模式、直接讲授课程模式相比,基于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高瞻课程模式虽然对儿童学业成绩影响不大,却能使其在15岁之后的生活中‘心理承受能力更强、实际工作表现更出色、更乐于服务社会’,而直接讲授课程模式下的儿童在成年后的犯罪发生率比其他两类模式培育的群体竟高出两倍之多。”

三、20 世纪末以来的儿童语言教育模式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于对阅读困难问题的强烈批评,以及对学龄儿童学业成就的高度期待,美国社会各界都一致要求对儿童语言教育进行改革。

在这一形势下,美国国会于 1998 年通过了《卓越阅读方案》(Reading Excellence Act),并修改了《中小学教育法》的相关内容,将阅读教育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2002 年,小布什总统还专门就儿童语言教育政策签署了“阅读优先”(Reading First)计划及“早期阅读优先”(Early Reading First)计划。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在 1997 年启动国家读写战略计划,以全面提高国民的读写水平。2000 年 3 月,英国教育和就业部颁布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基础阶段教育(3~5 岁)的国家课程指南,并制定了相应的语言学习目标。西方语言教育研究者渐渐认识到,可以通过发展学龄前幼儿的读写技能来预防阅读困难,儿童语言教学的策略又再次发生重要改变。许多语言教育研究者致力于发展出一套平衡的教学方法,让儿童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发展适宜的读写经验,提高读写技能,发展读写素养。可以看出,在预防阅读困难、提高国民文化素质的时代背景下,近年来西方国家儿童语言教育的重点已转向早期读写(early literacy)教学。

综上所述,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对儿童阅读的心理认知过程研究、对语言环境创设的重视、对社会交往活动的强调以及对语言知识储备的理解等等,已经深深影响了当前西方国家儿童语言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方方面面。与此同时,儿童语言教育者也抛弃了一百多年前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片面理解,认识到儿童的语言学习同时受到社会的、语言学的、生物的、认知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虽然都在儿童语言发展中起作用,但并没有一个因素在逻辑上先于另一个因素。它们不仅相互作用,而且互为因果。整体的、整合的、完整的观念开始浸入到儿童语言教育的领域,这都促成了语言教育的范式向全语言教育转换。

第三节 全语言教育的理论基础

全语言(whole language),或译为“整体语言”“全语文”。全语言是一种教育哲学观,它以坚实的有关学习、语言发展、语言学习、阅读和写作过程、课程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并在多元文化的教育情境中进行了一些实践研究。





一、全语言教育的理论渊源

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全语言主张的自然学习观,其理论渊源可远溯自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贝尔的教育思想。

早在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所撰写的《世界图解》中第一次出现“全语言”这一词语。诚然,夸美纽斯笔下的“全语言”与今天全语言的内涵不尽相同,但是他在《世界图解》中用图画书来联结语言与事物,将语言的内容与形式结合成一个整体,实际上已经孕育了全语言思想的萌芽。卢梭的自然教育理想以儿童为本位,强调幼儿的感官和实际经验;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类的各项能力自然循序地均衡发展,主张教育应运用感官直接与实际事物接触,从而获得直接的经验;福禄贝尔主张教育的功能是天赋能力的展开,教育是一段自内向外的历程,幼儿园的首要目标是让幼儿凭借游戏与手工创造等自我活动,发展内在的本性与潜能。这些教育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全语言有关儿童语言学习历程的观点,即直接在生活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学习语言。

全语言的思想反映在具体的语言教学上,有学者认为是从贺拉斯·曼等人于1840年开创的“整词教学法”开始的。即先认知整个单词,再发出每一个字母的读音。这种教学法后来演变为先看整个句子与句子所包含的意义,然后学习认读单字,最后学习字母。

二、全语言教育受到多学科交叉影响

诸多学者认为,全语言受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影响,而杜威、皮亚杰、维果茨基、韩礼德、肯·古德曼则被公认为影响全语言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重要人物。

其中,全语言的课程观颇受杜威的影响。杜威认为学习者是课程建设的中心,课程应融合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学习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重整经验,反思在教学中的意义等观点,逐渐形成了全语言有关学习者与学习、教师与教学,以及课程建设的原则。杜威认为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理解为沟通的工具,只有通过语言去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理解语言及其蕴含其中的意义,这种经验对学习者而言才是真实的。“做中学”在儿童的语言学习中意味着,当幼儿需要使用语言时而学习语言,需要阅读时而学习阅读,而非孤立地教授语言技能。杜威还指出语言是儿童从事建构、创造和探究的工具,可将其整合于其他领域的学习中。儿童的口头语言、书面语言都可以在探究的过程中同时进行,这与全语言的语言学习观也是一致的。

此外,在杜威的《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

《经验与自然》等多部著作中都能找到他对语言与语言教育的思考。杜威认为,只有将学校与生活联系起来,把学校作为一个整体与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联系起来,才能真正地让儿童在运用语言中发展语言。全语言学者肯·古德曼进而指出,杜威追求整体、自然的语言教育思想,强调了经验、民主与活动在儿童语言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是全语言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全语言学习观的形成,更多地受到皮亚杰和维果茨基思想的影响。皮亚杰认为,儿童对外在世界的了解是建构的过程,而非被动传递的结果。皮亚杰在观察中发现:儿童无需任何正规训练,到5岁左右通常就能很好地掌握口头语言。儿童语言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词汇量的增加,更多地表现在语言规则的应用上。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能动地探索规则的过程,儿童语言的发展即是他们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全语言秉持的建构主义学习观就直接受到皮亚杰思想的启发。

维果茨基的理论广泛影响了包括全语言在内的西方当代儿童语言发展与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读写发展即是语言发展的一部分,语言发展又是表征发展的一部分,而表征发展又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他又特别指出:幼儿的语言和思维发展,都被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他人所支持或影响,因此,社会文化因素在儿童语言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维果茨基的这一观点,成为全语言的语言学习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当前西方语言教育界所普遍认同。维果茨基还指出游戏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启发全语言教育者在实践中需重视教学活动组织形式的设计,并为儿童提供活动选择的重要性。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学习理论,让后继学者再一次思考个体学习和社会文化脉络之间的关系,以及教师和同伴在儿童学习中的建设性作用^①。全语言学者布莱迪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维果茨基对全语言的影响是深远的,“帮助全语言教育者研究个体学习与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他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了教师在学生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学生并非孤立地进行学习,学校环境中的其他人为其语言与思维的发展提供了支持”^②。

20世纪后半叶西方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韩礼德对全语言的语言学习观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认为了解周围的世界是人类的本能,也是产生学习的主要动机,人们通常通过语言来达成这个目的。而就在人类逐步尝试了解、发现周遭世界的同时,他们的听、说、读、写能力也随之发展起来,从而建

① 维果茨基. 思维与言语. 维果茨基教育论著选[M]. 余震球,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2.

② Brady, S. K. & Sills, T. M. Whole Language: History, Philosophy, Practice. Arlington[M]. VA: Kenal. Hu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3:20.





立与语言相关的知识,这三者之间并无先后次序。20世纪70年代,韩礼德从社会学角度论述了语言发展和语言运用的学说,成为全语言的语言学习观的重要基础。他指出:1. 儿童语言的使用是功能性的,功能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动力;2. 情境影响着儿童的语言使用和学习;3. 语言学习是建立社会意符系统的过程;4. 学习语言、以语言学习事物及语言知识的学习,三者是同时发生的。这些观点成为全语言的语言学习观,乃至全语言课程观的重要理论基础。

素有“全语言之父”之称的肯·古德曼是另一位对全语言产生重要影响的心理语言学家。早在20世纪60年代,肯·古德曼提出的有关阅读过程的理论,即成为全语言的重要理论依据。他认为阅读不是一对一的符号解码,而是复杂得多的心理认知历程。“阅读是一种心理语言的猜测游戏”,任何文章的意义都是由读者自己主动建构的。肯·古德曼强调阅读最重要的就是理解意义,而非割裂成片段去背诵、练习单字或只言片语。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运用已有的语言知识、文本及个人经验所提供的信息,主动进行取样、预测、确认、调整、再确认所预测,从而建构文意。肯·古德曼还指出,语言学习既是社会性的也是个人性的。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当人们学会了一种语言,也就同时了解了该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和价值观。

三、全语言教育受到当代教育思潮的影响

除上述学者的论述之外,全语言理论也深受当代教育思潮的影响。语言经验活动研究、儿童文学研究、写作过程研究、读写萌发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全语言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其中,对幼儿阶段的全语言教育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读写萌发理论的研究。现在,它已成为幼儿园全语言课程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当代国际语言教育界普遍认同的儿童语言与读写教育的基础理论之一。

在西方传统的语言教育观念中,人们认为儿童如果没有接受正式的语言文字教育,他们的读写能力也就不会发展。但是从1966年起,新西兰语言学者克蕾发现,儿童在发展口头语言的同时,便萌生了对周围环境中书面语言文字的兴趣和敏感性。当幼儿注意周围环境中的图案、标志、文字,并运用生活经验和知识去推测、辨认、思考这些资讯的意义时,阅读即已开始发展。换言之,儿童阅读能力的获得并非从认识大量规范的文字符号开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知抽象的文字和实际意义之间的联系、发现文字符号的特征、了解文字的沟通功能等也是阅读能力发展的表现。克蕾把儿童的这种书面语言学习现象称之为“读写萌发(Emergent Literacy)”。

苏兹比认为,“读写萌发的基本理念是建立在皮亚杰和维果茨基的认知理论之上的。”皮亚杰学派以认知发展的观点看待读写萌发行为,认为儿童会主动地以

自己的方式去建构阅读和书写的知识。语言学习既不必正式教导,也不必刻意规范。读写萌发的观点还和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认知发展观高度契合。维果茨基指出,假装游戏、画画和写字都是社会情境中认知发展的一部分。麦克兰与麦克纳米在研究中进一步发现:对绝大多数孩子而言,读写的发展一开始就出现在社会场景中,例如假装游戏、画画、读故事书、和成人对话、认识街道符号、认识广告内容等。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读写萌发方面的研究,到20世纪80年代迅速增加。美国国际教育百科全书把“读写萌发”定义为“儿童在他们学会正式的读写之前所表现出来的阅读和书写行为”。它认为幼儿学习读和写并不是从某一特定的时间突然开始的,而是有一个在生活中持续萌发展现的过程。读写萌发理论的研究,充实、丰富了全语言对儿童语言发展、语言学习历程的理解。这些研究彼此印证,形成“全语言的幼儿语言发展观”,也成为全语言在幼儿阶段语言教育课程的部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全语言的理论基础并非由某一学派或个人理论所得,而是集结不同时代、不同学科的教育思想、语言学研究的经验与智慧而成。虽然历经时代的考验,但却依然影响着当前的语言教育理论与实践。

第四节 全语言教育的原则与实践

学校把完整的(自然的)语言,拆成抽象而细碎的小片断,认为幼儿学习简单细小的事物会学得比较好。这样的想法,乍看似乎很有道理,于是我们把语言拆成单字、音节及单独的语音。不幸的是,这么一来,我们也同时把语言变成一些与儿童的需要和经验无关的抽象事物,而忽略了语言最重要的目的——意义的沟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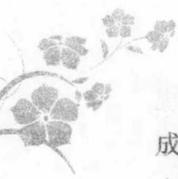
在家中,我们不需要将语言切割成简单、零碎的片断,幼儿一样能学会口头语(oral language)。在他们必须用语言表达自己,了解他人,而且看到周围的人在有意义地、有目的地使用语言的情况下,孩子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相当惊人的。

——肯·古德曼

一、全语言教育的原则

作为一种教育哲学,全语言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儿童语言教育界一种重要的理论思潮。它不仅促进了部分国家和地区儿童语言教育方方面面的改革,而且对幼儿园课程建设,乃至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理解全语言,需要从最基本的几项原则开始。





第一,儿童的语言学习是整体性的学习。在吸收当代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诸多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们认为,儿童从出生起就已经具备了学习作为人的全部语言的基本条件,儿童语言发展的过程是以完整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因而儿童语言的学习应当是完整的学习,早期语言教育应当不仅重视儿童听说能力的发展,同时也要注意为他们的读写能力的发展作准备。

第二,儿童的语言学习是自然而然的学习。全语言的提倡者注重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认为儿童是通过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学习和使用语言的,主动理解是儿童学习语言的特点,因此,有关教育机构要为幼儿提供各种学习语言的机会和资源,让幼儿被充满语言和文字信息的环境所包围,同时采用“自然学习模式”(即示范、参与、练习或扮演角色、创造表达)进行语言教育。

第三,儿童的语言学习是有效的和有用的学习。研究发现,有效的语言学习不是“正确的”或者是“标准的”,而是连接个人生活经验和社会的学习。对幼儿来说,只有当他们的语言学习是有用的,即能够用语言来沟通时,这种学习才能对他们产生意义。因此,教育者要注意引导幼儿在情景中学习语言,脱离了情景的语言对儿童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儿童的语言学习是整合的学习。全语言教育的新观念告诉人们,人的学习是符号的学习。从早期语言教育的角度来看,语言既是幼儿学习的对象也是幼儿学习其他内容的工具。全语言的研究者吸取了维果茨基的观点,认为任何符号系统学习的原理都是相通的,因而建议将不同的符号系统交叉运用到儿童学习的过程中来。例如,在语言学习中运用艺术、戏剧、音乐、舞蹈等手段。这种打破学科界限的学习,不仅有利于儿童的语言学习,而且有利于儿童其他相关领域内容的学习。

第五,儿童的语言学习是开放而平等的学习。在全语言教育观念中,教师和儿童是构建愉快学习过程的共同体。从教师方面来说,他们熟悉学习和教学理论,据此选择课程内容和教材,并设计教学活动。从儿童方面来说,在教育过程中儿童和教师是合作学习的关系。教师的责任是为儿童创设一个好的语言学习环境,并在儿童之间营造一个非竞争的学习共同体。尤其要注意的是,当儿童有权去作自我选择的时候,学习的效果会更好。

第六,儿童的语言学习是创造性的学习。语言的学习和应用兼具守成与创新两方面的特点。守成是指语言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的通行语言一定是有共同定义的。但是,语言也是不断创新的产物。在全语言研究者的眼里,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是没有“错误”可言的,有的只是他们的“尝试”和“创新”。只有尝试了,才会获得正确的表达方式,尝试是创新的前奏和必由之路。教育工作者应当充分肯定和鼓励儿童语言学习的创新精神。

二、全语言理念对教育实践的推动

虽然全语言学者艾德斯金认为“全语言基本上就没有统一的一套(教育)实践”,但是西方一批全语言学者却从已有的研究中归纳出全语言课程的基本原则,他们从环境与材料、课程与学习活动的本质、班级经营和教室氛围、评价的本质等四个方面对全语言课程的特征做出总结,具体观点如下:

第一,环境与材料:全语言的教室读写环境(literate environment)应该是真实而有意义的,能促进幼儿使用语言,实现语言的沟通功能。其中环境文字(environmental print)用以帮助幼儿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指引、标示和说明;阅读和书写材料要尽量接近日常生活中的运用和交往的目的。

第二,课程与学习活动的本质:全语言的课程与活动通常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整合的、真实的、学生能够主动积极投入的。

第三,班级经营和教室氛围:全语言教师将教室经营成一个学习者社群,在其中通过社会互动与合作达成语言学习的目的。即全语言课程中的学生、教师或其他学习群体共同构成一个彼此尊重、合作、支持的社会交往环境,以此达成语言学习的沟通功能。

第四,评价的本质:全语言课程关注儿童语言学习的过程远甚于结果,评价采用持续性、非正式的质性评价方法。儿童观察及学习档案是其经常使用的评价概念。全语言评价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建立学习者个人的发展史,也可以引导教室内的互动及教师的教学,并可作为与家长沟通的参考”。

全语言教育思潮已经在事实上推动了儿童语言教育不同层面的变革。在国际阅读协会的15条教学建议中,我们发现语言学习不仅意味着语言规则与技能的掌握,同时也是让幼儿在有意义的活动过程中了解语言的功能,学习理解和表达。此外,教师、家长为幼儿提供一个互动交往的全语言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儿童听、说、读、写能力的发展不是孤立地进行的,而是相互关联的。当幼儿通过语言学习数学、艺术等各种事物时,同时也学会了听说读写,以及语言本身的形式、结构。

资料卡片

美阅读协会幼儿读写发展委员会给语言教育的建议

美国国际阅读协会幼儿读写发展委员会专门为幼儿园语言教育提出的15条教学建议,可以清晰地发现全语言教育理念的影响。





1. 将教学建立在幼儿已有的口语、阅读及书写知识上,并将重点放在有意义的经验及语言上,而非个别技能的发展。
2. 尊重幼儿已有的语言经验,并把它作为语言及读写活动动机的基础。
3. 让幼儿都能体验成功的感觉,帮助他们视自己为喜欢探索口语及书面语言的人。
4. 为幼儿提供阅读经验,并在沟通过程中进行整合,而沟通过程包括听、说、读、写及艺术、数学及音乐等方面。
5. 在幼儿最初尝试书写时鼓励他们自由发挥,而不必在意文字是否符合正式、传统或规范的写法。
6. 在幼儿最初尝试阅读及书写时鼓励他们去冒险,并接纳幼儿所呈现的错误,视之为自然成长及发展的一部分。
7. 使用幼儿熟悉或可预测的阅读材料,因为它们能提高幼儿的控制感和自信心。
8. 教师在幼儿面前应成为正确语言的示范者,聆听并回应幼儿的谈话,并参与到幼儿的阅读及书写活动中去。
9. 花时间定期地读书给幼儿听,书籍可包括各式各样的图书、故事及非故事类题材。
10. 提供固定的时间让幼儿独立地阅读及书写。
11. 为幼儿提供机会去沟通他们所知道的、思考的及感受到的事情,以促进幼儿的情感及认知发展。
12. 使用发展及文化适宜性的评价程序,这些评价必须基于课程目标且顾及幼儿的整体发展。
13. 让家长了解学校安排广泛的语言课程的原由,并提供在家中实施类似活动的建议。
14. 让家长了解对幼儿实施学前读写技巧的正式评价或标准化测验有哪些局限。
15. 鼓励幼儿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成为主动的参与者,而非被动的接受者,并安排活动让幼儿在听、说、读、写各方面进行尝试。

三、全语言理念在中国的发展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由陈鹤琴主持制定的《幼稚园课程标准》里,就把语言教育目标渗透在音乐、游戏、工作活动之中,重视语言教育与其他领域教育的联系,提出“整个教学法”。这在我国 20 世纪以来幼儿园语言教育的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为儿童创设一个支持性的、充满互动交往的丰富的语言环境,成为衡量